

刘甜
舒黎明 〇 著



壹棉壹世界

——17000年的棉与人——

W O R L D
OF
C O T T O N

▲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刘甜
舒黎明 〇 著

壹棉壹世界

——7000年的棉与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壹棉壹世界 : 7000年的棉与人 / 刘甜, 舒黎明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507-2450-1

I. ①壹… II. ①刘… ②舒… III. ①棉花—作物经
济—经济史—世界②棉纺织工业—工业史—世界 IV.
①F316.12②F416.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9099号

壹棉壹世界：7000年的棉与人

出品人 聂雄前
总顾问 李建全
责任编辑 许全军 南芳 童芳
责任校对 万妮霞 熊星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397 (批发) 83460239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知行格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el: 0755-83464427
印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229千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8月第1次
印数 1—60000册
定价 5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棉·自然·人

在广袤的黄沙戈壁之上，棉，像水一样，默默滋润着土地。

人们通过棉，与恶劣的环境建立了联系，

让辛劳的付出，有了收获的可能。

使绝望的沙漠，有了新生的希望。

棉与人，自然的平衡之道。





Purcotton 全棉时代携手上田義彦先生追寻生命之光

一切从爱开始

全棉时代联合日本著名摄影大师上田義彦先生

历时三个季度

记录棉花全生命周期

棉的纯洁、坚韧、顽强，被镜头一一记录

全棉时代，与您分享棉的故事

致敬棉·自然·人

一切从爱开始。我们远涉 3500 公里，追寻棉的一生。北纬 44° 的新疆石河子，沙质土壤的黄充斥着劳动者的生活。如果不继续种植作物，这片土地，终将被风沙侵蚀，成为毫无生机的沙漠。种植、收获，沙丘变绿洲，是棉拯救了这片土地，让人与自然建立亲密的联系。



《新疆沙漠，8级沙暴，棉，无惧严寒，向上而生》 上田義彦先生作品

棉，像水一样，平静、纯洁，索取极少。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滩上，劳动者在开荒，开荒的形式，极其原始，通过人力将大石头搬走，留下砂石过半的土壤。所以，新疆的棉，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棉，是至善之物，趋万物之所恶，不争，不抢，只需极少的水分，就还以人们生之希望。



《酷暑之下，戈壁之上，棉，生机绽放》 上田義彦先生作品

棉花的采摘，是最累的工作，却最为欢乐。为保证棉花的品质，人们身着帽兜、花兜、布袋，收获着自然的馈赠。几户人家共同耕耘着万余亩棉田，全家共同劳作的画面，在余晖下熠熠生辉。一望无际的棉田中，不时会传出一两句歌声，短暂的合唱、欢笑，与无声的劳作，交叠呈现。



《唱吧，跳吧，棉，又是丰收》 上田義彦先生作品

棉与人彼此成就

王鲁湘

著名文化学者

孔子以前的华夏远古圣人，都是各种文明的肇创者，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还有后稷，莫不如此。其中有位女性，据说是轩辕黄帝的夫人嫫祖，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锦，“衣被天下”，是一位至今仍享受后人烟火祭祀的女圣人。

“衣被天下”是一件与“树艺五谷”和“尝百草”同样伟大的功德。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有缺陷，毛发稀少，细皮嫩肉，古人称之为“裸虫”。所以，需要有体外的物资来遮蔽和保护身体。自有人类以来，遮蔽过人类身体的物资，有树叶、兽皮、兽毛、麻、葛、丝、棉，进入20世纪，有了化学纤维。从1995年起，合成的化学纤维在纺织纤维中的比例开始超过天然纤维。

考察这些物资轮番“衣被”人类身体的历史，组成了极其精彩的文明史的华章。可以说，缺失了由“糸”旁、“帛”旁、“皮”旁、“毛”旁组成的汉字，中国历史就不知道如何记录和书写了，离开了麻、葛、丝绸，中国诗歌也要失去太多色彩和韵味，比如我最喜欢的两句诗：“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自问世以来就鼓舞过不知多少与我类似的寒士读书上进。

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国人，对于麻、葛、丝绸同中华文明的密切而

深厚的关系是了解的，甚至引以为自豪；但对于棉花这种植物，以及由它的绒毛纺织成的棉布同中华文明的关系，知之就甚少。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哪怕我们对麻、葛，尤其是丝绸“衣被”华夏和天下的历史了如指掌，如果不了解棉花和棉纺织业的情况，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了解也是残缺的，特别是对于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对于500年“全球化”的进程，对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历史互动，就会关上一扇透视的窗口，既看不真切，也丢失一把钥匙。

在“衣被天下”的所有物资中，为什么结实的麻、葛，华丽的丝绸，最终没有引发“天下”格局的改变和历史进程的飞跃？为什么朴素洁白的棉花，会疯狂地种遍地球上一切可能种植的土地？在7000年的时间里，从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到东亚的长江、黄河流域，再到中亚的高原；从非洲再到美洲、大洋洲，棉花的老祖宗们虽然是多中心起源，广泛分布，但棉花的大面积种植却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其间牵扯到异常深刻复杂的地缘政治游戏、国与国的明争暗斗。更奇特的是，在隔着浩瀚海洋的各大洲，人类几乎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同时自动点亮了智慧的明灯，发明了纺织的技能；这种技能同天赐棉花的结合，又会在某一个不可预见的时间点上，在大航海时代来临时，于波涛汹涌的海路上埋下“天下”大变局的草蛇灰线，并最终牵扯出人类文明的大变革，把世界历史推入工业革命的伟大序幕，并一举颠覆东西方的实力地位。

当哥伦布的船队到达美洲一个叫巴哈马群岛的地方时，当地土著人“把棉线团赠送给我们做礼品”——哥伦布在他的航海日志中记录了这件奇怪的事。他无法想到，短短一两百年内，这片土地将会因为这些棉线，沦为大规模黑奴转卖的中转站。直到几百年后，才有一位法国作家埃利克·奥森纳总结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是围绕棉花的种

植、采摘、纺纱、织布自动形成的。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第一次全球化是从大航海开始的，由欧洲人发动，而且刚开始与棉花无关。更有意思的是，如此美好和适宜人居的欧洲，恰恰是地球上不能种植棉花的地区。所以欧洲人主要是靠动物的毛皮和毛织品“衣被”着进化的。大约在古罗马时代，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从中国输入的华丽的丝绸成为贵族和有钱人的奢侈品。直到15世纪末，欧洲航海者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看到大片种植的雪白的棉花田和形形色色漂亮、舒适的棉布——意想不到的历史进程在这里打开了一扇门，一直是欧洲“灰姑娘”的英国，竟从此驶上历史快车道。印度这块殖民地所生产的棉花和棉布，成为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国源源不断的财富。当然，以吝啬出名的伊丽莎白一世完全想不到，她会穿着棉布的华服把英国带进“黄金时代”，让大英帝国踩在棉花的肩上成为“日不落帝国”。

为什么自有棉花7000年来，与棉花棉布完全无缘的英国，会因为驱动棉花的财富而成为掌控世界的超级帝国呢？

起因竟然是吝啬的伊丽莎白一世偏偏有一个唯一奢侈的爱好，而且是疯狂的偏执爱好：好华服珠宝。伦敦专门有一座宫殿储存她1326件衣服。热爱华服的伊丽莎白一世带动了一个国家对华服的追求，而大量平民女性能买得起的既漂亮舒适又时尚便宜的衣料，就是印度产的棉布。接下来的故事，可以由包含了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珍妮纺织机的发明、水力织布机的出现、瓦特蒸汽机用于棉布生产等一系列大事件所组成。围绕棉花，英国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技术发明井喷，人人都想开纺纱厂，一座一座高大的厂房在英伦三岛平静的河流边耸立，成千上万的人成为纺纱厂和织布厂的工人。英国生产的棉布销往全世界。当他们听说中国有4亿人口时，所有的英国人头脑中都出现一个画面：4亿

颗扎着辫子的华人脑袋上都扣着一顶英国棉布制作的睡帽，哇，光是这笔财富就能撑死英吉利。

这就是当年的“英国梦”，一个白花花的棉花梦。

可是，这个“英国梦”在大清国，受到了以松江布为代表的中国棉布的顽强阻击。

中国和欧洲一样，都不是棉花的原产地。中国的亚洲棉从印度引进，草棉从中亚引进，陆地棉最早来源于北美，而海岛棉可能从埃及引入……所以，南宋以前汉字里没有“棉”这个字。大概到了南宋的时候，中国的边远地区开始引种棉花，到了明代，“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麻）盖百倍焉。”到了清代，“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极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到了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唯一能卖给中国的大宗商品，就是印度的棉花。这些棉花在中国纺织成棉布后，又卖回欧洲。同当时中国出口到欧美的丝绸、茶叶、瓷器一样，中国棉布在欧美市场相当受欢迎。尤其是以松江府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各镇出产的手织棕色或紫色土棉布，被欧洲人称为“南京布”，“上身南京布，下身绸缎裤”，是当时欧洲时尚人士的潮流打扮。

一直到19世纪初，英国生产的棉布始终打不进中国市场，而中国长江下游生产的优质棉布却畅销欧洲，于是，英国棉布逐渐退出中国市场，巨大的贸易逆差交给鸦片这一罪恶的商品来弥补，最终导致清政府禁烟、鸦片战争爆发、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和西方形势逆转，中国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态生产的优质手工棉布防线，在英国机器工业生产的机织布面前土崩瓦解。

但是，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棉花的大面积种植到棉纺织工业体系的建立，是中国走向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一条捷

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心灵手巧，加上自南宋以来积累数百年的丰富经验，和长江下游优越的水网交通条件，与熟练的棉农和棉纺织工人的大量存在，可以让中国从逆境中绝地反击，于是，中国民间资本吹响“集结号”，以上海为龙头的一串江南小镇迅速形成梯级产业组团。一时间，机杼之家，相沿比业；运河百镇，因棉兴市。一大批近现代纺织工厂星罗棋布于长三角城镇集群，并烘托出上海这座开埠才数十年的城市成为东方明珠。上海人民没有忘记棉花带来的恩惠，在1929年市民投票选出棉花为上海市的市花，此前，棉花并未列入候选名单。这真是一个令人欣慰和感慨的故事。

与人类共存共舞共荣的棉花，真的是天地赐予人类的尤物。从对文明的贡献而言，从对历史的驱动而言，从对人类的温情而言，从对大地的滋润而言，从对天空的洁净而言，从可持续、可再生、可循环的发展而言，棉花全株——从花到籽到秆，都是无与伦比的。

使用棉花，多用棉花，全用棉花——这大概是我们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人类所能做出的最有温度的行动了。

棉花与我们生活的秘辛

朱学东

资深媒体人

每次坐飞机，透过舷窗看到天空中飘浮的厚厚的白云，我总在脑子里幼稚地默念：“跟摘在大匾里的棉花一样，真想跳上去。”大匾里的棉花，是我小时候在故乡看到摘下堆放的棉花的记忆。

棉花是我熟悉而陌生的朋友。

说熟悉，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而且越来越重要，我喜欢棉织品。说陌生，虽说故乡乃是纺织重镇，除了小时候在故乡见过栽种的棉花之外，我更多只是在文字和影视里见过它，感受它带给世人的辉煌，以及苦难。虽然今天它依然与我们的生活相关，但我的亲友，无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他们和我一样，都只是棉花最终产品的消费者，而对其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我没有去过新疆，无缘得见广袤原野上“盛开”的白云般的棉花。但我小时候，故乡尚有小面积栽种，所以，我算是见过真正栽种的棉花的人，而不只是见过从供销社买回来做被子的成品棉花。

“你们老家怎么会种棉花？棉花不是在新疆及北方地区才种么？”许多人很惊讶，我那江南鱼米之乡竟然也会种棉花。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个误解我也曾有过——我虽然亲眼见过，也偷偷下过棉田——直到我上中学历史课，才知道宋末元初松江有黄道婆，这是江南栽种棉

花并形成产业的重要佐证。及长读历史，知道故乡与棉花的关系比原来所知的更密切，明清时期，江南八府纺织业最是兴旺发达。

其实故乡方志对于棉花的种植，久有记载。据《咸淳毗陵志》[宋咸淳四年（1268）]，常州本州四县晋陵、武进、无锡、宜兴，夏租上供绵旧额以十万三千九十三两三钱，本州准衣绵四千一百七十两。到明初，战乱之后，据《毗陵续志》，明洪武十年（1377），常州府所隶武进、无锡、宜兴、江阴四县，夏税木棉花九百四十六斤；《明永乐常州府志》载，永乐元年（1403），武进县夏税木棉花二百五十六斤，江阴县夏税棉花六百九十斤……

没有大规模的种植，是不可能有如此税贡的。

虽说“苏湖熟，天下足”，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江南，到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正德《松江府志》）赖什么？纺织业。棉花栽种和交易，是故乡丝麻之外纺织业的重要基础，“其民独托命于木棉”。清人邵长蘅曾有诗记录苏州风情：“西乡大养蚕，东乡种棉花。养蚕姊条桑，种花妹纺车。”（转引自巫仁恕的《奢侈的女人》，商务印书馆）

“民间男子多好游闲，不事生业，其女子多勤苦织纴……终岁生资悉仰给于织作。”康熙年间（1662—1722）的《上海县志》有这样的话。正是因为棉花和棉纺织业的兴起，明清时期江南八府诸镇，妇女真正顶起了半边天，不仅改善了家庭生活，也让江南成为传统社会经济最繁华开放的地方。

但是，正如魏斐德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中写的：“尽管棉纺织业如此广泛，但是并未获得技术上的进步。中国没有成功地发明萨克森羊毛纺车或飞梭，或许是因为生产资料有限，而劳动力富余，这意味着缺乏为节约劳动力而提高织布技术的动力。”

在故乡，到我小时候，已经再也不见大规模栽种的棉花了；我小时候故乡还兴盛的蚕桑业，也在极短的时间内消失了。

虽然故乡历史上棉纺织业如此发达，但我小时候，家里人做新棉衣可是绝对的大事。每年冬天，被冻得眼泪和鼻涕直流、手脚生冻疮的我们，多么渴望有御寒的新棉衣、新棉被啊。但是，那个年代，买布和棉花都要票，且定额。做新棉衣、棉被，要熬好多年。如果村里来了弹棉花的（通常是浙江人），就像盛大的节日，全村的小孩都会去围观，看弹棉花的人背着沉重的弹弓机，用木鼓槌敲着弦，弦在棉花上掠过，原来陈旧结块的棉花，弹完之后就蓬松像新的……

而像我这样的小孩，也会提高“革命”警惕性，观察这个弹棉花的是不是“蒋帮特务”——那个时候，连环画介绍，一些在浙江沿海登陆的“蒋帮特务”，就有扮成弹棉花的，把发报机安放在弹弓的下部，而有节奏的弹奏弓弦，据说就是在发密码电报。后来稍长，我和童年伙伴聊起来，都会哑然失笑，为自己荒唐幼稚的童年警惕。

从少年时代起，棉花还通过文学作品开始影响我，那也是苦难生活的记录。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高中语文课本里收录的夏衍先生的《包身工》里，东洋纱厂“拿摩温”（工头）那句经典的吼叫：

“‘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而另一篇，则是海涅的名诗《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及上大学，我通过那些美国小说和电影，像《飘》《黑奴吁天录》

等，知道了美国南北战争，棉花其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要素。

1985年夏天我考上大学，将要前往北京求学前，父母买了棉花，特别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一床新褥子、一件新军大衣，用的全是新棉花，父母担心北方冬天风大天寒，这衣被做得特别厚实。我在北京求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每年自己拆洗缝制被褥，一直到我结婚，这套用了差不多十年的被褥，依然完好，依然厚重，以至于我的夫人当年特别吃惊地说，你们家缝这么厚的被褥给你，过了这么长时间都还一样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除了父母的一片心意之外，我想，当时棉花的质量确实过硬吧。

在我少年时代，的确良曾经红极一时，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不过，化纤衣饰的流行，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发展，很快就成了过去，人们重新爱上了棉织品，纯棉、全棉服饰成为时尚、经典。如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衣饰，带有纯棉或全棉标识的产品已经成为主要选择。我小时候在寒冬盼着有一件新棉衣、一床新被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今天我们会如此轻松地拥有自己渴望拥有的纯棉或全棉产品。

这一切，秘密其实都隐藏在 7000 年来棉与人的漫长故事中。

棉花之恋

尤今

新加坡著名作家

在布哈拉的农村里，看着眼前的景象，我喃喃自语：“啊啊啊，我是在梦境中吗？”

秋天妩媚的阳光，宛若金色的佳酿，倾泻于广袤的大地上。棉桃全已裂开了，露出了一团团饱满的棉絮，一方面自炫自得地展现了蓬松、清新的丰美姿态，另一方面却又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内蕴的巨大力量。

无数头裹花巾的乌兹别克斯坦妇女，在高及于膝的棉花树之间，像蝴蝶般活泼地穿梭，采摘棉花。她们手起手落，旋踵，大大的棉袋便装满了洁白无瑕的棉花。

在感觉上，她们采摘的，是一朵朵凝集了阳光香气和大地精华的“云絮”；而这生命力旺盛的“云絮”，多年以来，帮助当地百姓在各个层面上保持了优质的生活。她们以异常自豪的语气告诉我，乌兹别克斯坦老早就进入了“全棉时代”，一般人睡的、盖的、用的、穿的、披的，都是棉织品。我调侃地说：“嘿嘿，如果棉花也能吃，恐怕也会成为你们桌上的佳肴啊！”她们笑嘻嘻地说道：“我们虽然不吃棉花，可我们吃棉籽油啊，烙饼、烧烤，都用它哩！棉籽油是血管的‘清道夫’呢！”

棉，已经深深地“镶嵌”在全民生活里，凡有空气的地方，便有棉的气息。

种植棉花长达 2000 余年的乌兹别克斯坦，素有“白金之国”的美誉。这儿土壤肥沃，平原多，全年阳光丰沛，适合耐旱能力极强的棉花生长。如今，跻身全球第六大产棉国的乌兹别克斯坦，已是大家熟知的“棉花天堂”了，

离开棉花田之后，我到一個百岁老人特别多的村庄游逛，下榻农户。吃过了用棉籽油炒的牛肉抓饭之后，入房就寝。在房间里，我发现上百张轻暖的被子高高地堆放着，这是当地农妇利用棉布和棉絮缝就的。我非常市侩地问道：“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被子送到集市去卖呀？”农妇笑道：“不是啦，客人来此留宿时，我让他们盖上被子睡觉，夏凉冬暖呢！”农妇接着告诉我，乌兹别克斯坦的女子在出嫁前，都必须学会缝制棉被子，这可是陪嫁手艺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啊！

夜里，舒舒服服地盖着柔软的棉被入眠时，外祖母的脸突然清清楚楚地“跃”了出来。

外祖父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山城怡保经商，长袖善舞的他，营造了“金山银山”，让知书识礼的外祖母过上“呼风唤雨”的生活，绫罗绸缎和珠宝首饰穿戴不尽。后来，卷入经济不景气的浪潮里，周转不灵，宣告破产。

该卖的、该典当的，全都卖了、押了，生活渐渐陷入了一无所有的困窘里。外祖母不愿坐以待毙，凭着精湛的手艺，毅然当起了裁缝。她十根灵活的指头是会说话的，在用软尺替顾客量身时，便与顾客很好地做了无声的交流，她所缝制的每一袭衣裳，总能恰如其分地把顾客身材的美好展现出来。

过去，养尊处优的外祖母只穿丝绸和纯棉的布料，她认为这是人